

人间多眷侣

清秋一脸担忧，见我醒过来一下拥到床前，又自知不合礼数，便又默默的后退几步毕恭毕敬的站在一旁。

我嗓子沙哑，小夏给我端了杯水。我实在渴的厉害，咕咚咕咚的一饮而尽。

「太子妃并无大恙，只是近日思虑过重又有些伤寒发热，臣写个方子，服几次药就可痊愈。」

「小夏，太子呢。」

我撑起身靠在床边。

「太子今日还未回府。」

「小夏，你出去守着，我跟宋太医有几句话要说。」

「是，小姐。」

我看着清秋，气色比我上次见他时好一些了，只是望着我时那股深情，每每都让我觉得羞愧无措。

「清秋，你坐近些，我有些话与你说。」

清秋搬了凳子坐在我床边，即使四下无人，他也是规规矩矩的，不会有任何非分之举。

「是小夏请你来的吧。」

「嗯，小夏姑娘说你昏倒了，我便推了手上的事。」

他还是一样的温声细语，总拿我当不讲理的小朋友，一股子哄孩子的耐心，我不敢看他。

「清秋，眼下的光景你也知道，我再没法给你些什么承诺，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实非我真心。」

「我都懂，我信你，一直都信。」

「现在若利用你为我做些什么，好像确实有些不知羞耻。可清秋有一事，我只能求你，此事牵扯到我一家的性命，我若不是万不得已，不会向你开口。」

「你说便是。」

「听闻有一味药，能造成人假死之象，无脉搏呼吸，与真死无疑，数日后能复苏。你可知？」

「我听闻师傅说过，叫金蝉丹。」

「你能炼制此药吗？」

「我去问师傅，师傅或许可知。你遇了什么事，凶险至此吗？」

「我爹被柳家人盯上了，我恐日后爹会因我受胁迫有性命之忧，我现在没法自行抽身，若生不出孩子，太子也怕是不会轻易放过我。若生了孩子，柳家也断不会容我做大，他们家小姐做小。我不会给太子生孩子的，我思来想去，唯有假死这一条路。我若死了，那我们家便再无性命之忧。这太子妃的位置，随他们争去吧，管她张三李四，谁想坐谁坐吧。」

「好，我替你去寻这丹药。上穷碧落下黄泉，我一定会替你办妥。」

我其实心里也做好了拒绝的准备，帮太子妃假死，这若被发现，是杀头的大罪。可我除了清秋，再不认识精通药理之人。他答应的如此痛快，我心里反倒更加难受。算了，我这条命又算什么，大不了一死了之算了，何苦再连累旁的人。

「算了，清秋，此事太凶险了，咱们从长计议吧。我不能连累你，我方才是烧糊涂了，胡言乱语，你切莫往心里去。」

我抬头看他，正对他的眸。少年人温情似水，含情脉脉。嘴角却是带着冰雪消融般的笑意。

「你笑什么？」

「太子神武之资，潇洒俊逸，我只怕你已变心了，方才听你说完才知，你没变心，我心甚悦。」

话还没说完，嘴快咧到耳朵根了，这个傻子。

「你可真会抓重点，我都想好一死了之了，你还在想着我变没变心。」

我被他气到笑，哪有这种脑回路的憨憨。

没想到他却一下收敛了笑意，坐直身子盯着我，「你干嘛要死？你不要做傻事，你若敢死，我绝不独活。既知你未变心，我便是九死一生也要把你救出去。你敢偷偷摸摸的死掉，我就把你从坟墓里挖出来。」

我没想到他能说出这种话，转过头惊恐的看着他。「你死什么？你脑子有毛病吗？共赴黄泉也是小夏那丫头陪我，有你什么事？」

「我不管，说好了一生一世三个人，小夏姑娘若愿意，那黄泉路也是我们三。」

「你快闭嘴。」

「你别死，我会替你寻得那丹药，让你过上你当时说的那种生活。你若死了，我真的也活不下去了。我宁肯我死，也不愿你死。」

「好了好了，别再说这些生生死死的，你吓吓吓，不吉利。」

「灵犀，我当日给你的东西你还留着吗？」

我翻身起来，去梳妆盒里拿出小小一方印，上面刻着三个字，一点通。

心有灵犀，一点通。

他接过印，笑着说，「这是我早就刻好的，这方玉本来是爹死前留给我的。说是要留给未来儿媳的，自从遇见你，我就刻了这方印。我现在无父无母，再无什么需庇护之人，现在遇到你，就有了。」

他把印又塞回我手中，双手拢住我的手。

「所以灵犀，你不要觉得对我有麻烦，有亏欠，无论你最后出不出这太子府，我都会尽我全力护你周全，虽九死其尤未悔。」

「我到底有什么好啊？值得吗你个傻子。」

他又笑起来，他今日仿佛特别喜欢笑。一张白皙清秀的脸满是宠溺的温柔。

他伸手掐了掐我的脸。

「喏，谁叫你生的这么好看，好看到我再也看不见其他女人。这世上你最漂亮。」

我一把打掉他的手，轻哼一声。

看着他，心里又翻涌起漫天思绪，没忍住眼眶一热，反手握住他的手。

我的手极容易出汗，握了一会就汗淋淋的，他却一点也不嫌弃。就那么握着，看着我，谁都没讲话。

一会小夏轻咳一声，打开房门进屋，清秋便松开我的手站起来身收起药箱，把方子交给小夏，转身告辞离开了。

不出一会，果然来人，柳盈盈过来装模作样的探望我这个病号，请罪来了。

我一看这姑娘就头疼，她跟姐姐是完全不同的类型，柳纤纤是文静出尘，这姑娘是活泼开朗。一双杏眼，圆圆的，大且明亮。巴掌脸，樱桃唇。就是感觉脑子不太好使的样子，总觉得她蠢蠢的。

听着外头通报本想推拒了算了，转念想到在这府中日后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不可能次次都推，便唤小夏迎她们进来。

她身后跟着丫鬟，丫鬟手里拎着东西。一进门她就吩咐丫鬟把东西给我放在桌上。

「我给你带的梅子蜜饯，这是我最爱吃的。」

说着还自顾自地扒开包装吃了一个。

「你瞧，我可没下毒。」

我看她的样子，又气又好笑。

「我现在是病了，你探望病人却带零食吗？」

她看了我一眼，嗦嗦手指。

「我听闻你被我气病了，没想到你这么不禁气，只些微这么一气你就病了。看来你实在是个不需要对付的，多气你几次就好了。我想着你病了定吃不下东西，这蜜饯酸甜可口，好吃。」

我看着小夏一张小脸气的快要喷出火，生怕她下一秒就冲出去把盈盈掐死。便拍了怕她手背，示意她冷静。

「你来这，不就是为了监视我与太子感情如何好回去跟你姐姐汇报吗。还可以留下做个助力，方便日后除掉我，好让太子可以续你姐姐为正妻。」

柳家不是坐以待毙的人家，这样身居高位强势和尊贵写在家族血液里的人，怎会容许把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，他们定要布下天罗地网万全之策。以确保太子日后不仅会娶柳纤纤，还会让她做正妻。

柳盈盈貌美，爱慕太子，敬仰姐姐，亲娘又是个妾室，嫁给太子做侧妃，于她自己于柳家，都是百利而无一害。只是不晓得，这柳纤纤心里会作何感想。

「对，你若识相，还可以留你一条命。」

「那你不若现在就把这条命拿走吧，告诉你兄长，放过我家。」

「不行，你得生下孩子才能死。」

「可你们柳家可曾想过，若我生了孩子后死了，陛下会准许柳纤纤为正妻吗？」

「我不管，爹和夫人自有办法。」

「那你看看你，又得阻止太子对我有感情，又想让我给他生孩子，你可得好好想想办法。」

「嗯，我还在努力。」

「??????」

「你瞧着太子对我如何？」

「不咋地。」

「哈哈哈哈哈，那你还气我做甚。」

「你是我见过唯一可以跟我姐姐在容貌上平分秋色的人，太子难保不会色迷心窍。」

「啧，没想到你眼光还不错。」

我高兴的特意整理了一下头发，甚至想补个胭脂，瞧见她满脸嫌弃的看着我。

「你也是个美人，你姐姐不怕太子对你色迷心窍吗？」

没想到她却低了头，小声的说。

「太子跟姐姐承诺，只给我名分，不会行夫妻之实。能陪在他身边，还能替姐姐分忧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」

我瞧她的样子，蓦然有些心疼。她也只是一个正当芳华的少女，却要承担这么多。用稚嫩的手段为难我，怕也是为了姐姐出气吧。想起我那个妹妹，安灵烟那个臭丫头，值此危难之际还跟她姐抢鸡腿吃！！！还是个人了！？！我打定主意下次回家就揍她一顿！教教她做人的道理！！

「我也有个妹妹，叫安灵烟，小我两岁，皮的要命，从不会为我这个姐姐做些牺牲，我若多吃个鸡腿，她便会哭天喊地恨不得从我嘴里抠出来！」

我想起来有些恨恨不平，恨不得现在就冲回去揍她。

「小姐，您也不每次都把二小姐的衣服和珠环偷偷顺走吗？您上次顺的鎏金蝴蝶步摇还没来得及戴呢。」

「小夏，你看我现在脸色好吗？」

「我瞧瞧，比刚才好些。」

「嗯？你再瞧瞧。」

「嗯，还是有一点差。」

「你晓得这是为什么吗？」

「小姐您不是生病了吗？您又忘了？？」

「算了.....」

盈盈在那边噗的一声笑出声来，一边又捻了一颗梅子吃。

「你倒是没我想象的那么坏嘛，我还以为你会是个心狠手辣又善于蛊惑人心的恶毒女人。」

「嗯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美女罢了。」

「啧，真不知羞。」

她吃了一颗又一颗，搞得我也好想尝尝这个梅子是什么味道的。

「在你产子前，我不会害你性命，你大可放心。我也不会跟你有什么姐妹情谊，我会努力离间你和太子的感情，你别指望他对你动心。」

「知道了知道了，你少吃点行不行，还说给我送的，你都吃光了！」

「我送的我怎么不能吃，你怎么这样小气！」

她甩甩手，又嗦嗦手指。把梅子置气的一推。

「我不吃啦！」

分明还是个小孩子的样子。

「你给我讲讲太子跟你姐姐的事吧」

「才不要给你讲」

「你不讲我就夜里缠着太子」

「好，我给你讲」

三年前，太子与一众朋友去城郊的河畔饮酒垂钓吟诗作对，这河畔在群山脚下，翠绿浓郁，姹紫嫣红一片。

往日静谧之处，今日却热闹起来。

除了太子一行金尊玉贵的少爷们，不远处又多了一户歇脚的人家。几辆马车停下，只见前前后后出现几个下人，布置桌椅餐食，收拾出一块落脚之地，服侍几个看起来身份高贵的从马车上下来落座。

太子一行并未在意，这天下除了陛下，还有谁能尊贵的过太子。众人照旧饮酒寻欢，并未在意。

忽起一阵风，这风吹的猛却去的快。

风里飘飘然吹来一块手帕，悠悠然落在太子一行人的近处。他们只顾着开心，并未注意。

过了一会，只听有姑娘的声音。

「打扰诸位少爷们的雅兴，我家小姐随夫人去庙上烧香，途经此地歇脚，不想一阵狂风吹走了小姐的帕子。女子贴身之物，若遗失了怕酿成祸患，故奴婢特来替小姐拿回。」

几个人听的云里雾里，并不懂她要做什么。

直到丫鬟用手指着地上的帕子给他们看，这才意识到有一块帕子落在众人之中。

太子弯腰捡起帕子，走过去递给小丫鬟。

「多谢这位公子，我替我家小姐谢谢您。」

说完回头拿着帕子开心向身后招手，目光顺着方向看去，山水间站着盈盈一位少女。

浣纱溪旁见卿卿，脸波明，黛眉青。

绿云高绾，金簇小蜻蜓。

见他相望，略微一福身。

一头碧丝倾泄，抬眼间勾了勾唇，风光明媚，似水柔情。

见惯了宫里规律的下人，各怀心思的嫔妃，宫里的女人实在无趣。

这样清风朗月的女子，只一见，便勾魂。

心生悸动之际，主仆二人已然走远了。

太子却再没了喝酒吟诗的雅兴，满脑子都是方才的女子，众人见他心不在焉便细细询问，听完一拍腿，去问名字不就好了，若是高门就提亲，若是小户就纳妾。

说着便起身去追，远远的只见歇脚的人家已经上了马车启程了。众人翻身上马，跟在不远不近的小路上，随着马车一直到寺庙。

太子伏在墙头，得了一个柳纤纤落单的机会，从墙头一跃而下定于她面前。

少年人雄姿英发，风流倜傥。三言两语间便在姑娘的芳心里撒了把种子。

唯恐被旁人看到，二人不能过多交谈，几句话后便只好匆匆离去。

临行前不能忘了最重要的问题。

「敢问姑娘芳名？」

「柳家纤纤。」

「在下袁凌寒，有缘再会。」

太子并未用真名，只是报了个假名，纤纤却用的真名。

溪旁初会，庙中结缘。

太子偶有出宫，都去偷偷的翻进纤纤的庭院，将她偷偷的接出去逛集市听书看戏，但也局限于此，从未逾矩。

纤纤自幼身子骨柔弱，并不许她多出去走动，唯恐有些闪失。柳府虽戒备森严，但一个姑娘的闺房还不至于过分守卫。太子从小习武，拳脚功夫比府中小厮要强上数倍。况且还有柳纤纤的贴身心腹丫鬟的帮忙，偶尔偷逃出去，倒也并不是难事。丫鬟本不愿做这有损小姐名声之事，耐不住第一次偷逃的小姐苦苦哀求，也只得答应。

纤纤素来是个守礼的人，断不会做出有辱门楣的事。丫鬟只担心她身体受不住，但看起来每次这人都将小姐照顾的极好。也就随他们去了。

可这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柳夫人还是发现女儿有些异常，却没抓住把柄，只好叫下人加紧看护。

太子没法再轻易地带她出去，何况自己出宫也并非易事。每日要随着太傅讲经论道，还要学着处理国家政事，得闲的时间少之又少。

两人见面偷跑出去的次数，其实也不过三次。但是对彼此而言都是美好而难忘的经历。难见面以后，两人便通过书信的方式联系，不寄相思，只说趣事。今儿府里的鲤鱼生了小鱼，甚是欣喜。今日元宵贪嘴，撑了个肚圆，赏月消了一晚的食。诸如此类的小事，又断续通了一年。

渐渐从初来的新奇，到后来成了枯燥日常的依靠。纤纤甚至想，若他真来带自己私奔，自己要收拾多少金银细软才能够两人日常开销。

还没等她想太久，皇上大寿，宴请群臣，第一次允许带家眷。宴会上，纤纤一眼便认出自己暗生情愫之人，是当今太子。

太子也遥遥的望见她，罕见的尴尬到脸红。

虽说从他的吃穿风度上，纤纤早就看得出绝非等闲之辈，但最多只想到是否是某家王爷侯爵之后，却未曾想到是当朝储君。

纤纤自知失了身份，再多联系上心，只怕显得自己是贪图荣华之人。太子身份尊贵，自己却并不想攀上这门亲。

因此之后再来信，只当看不到。这样过了大概三月有余，某一日傍晚微雨，纤纤坐在窗边刺绣，只听见庭院里有声响。过一会房门悄然而开，立着一个浑身湿透的黑衣蒙面少年。纤纤惊的被手中的针扎进肉里，出了鲜红的血珠。刚想惊呼，少年一个闪身捂住她的嘴轻声耳语，「我是凌寒。」

纤纤的心一下放松下来，拿下他的手，迅速关了门窗，转身轻轻拍了他一下，责备他这么晚冒险前来，若被旁人得知可如何是好。

他却只细细盯着她受伤的手，扯下蒙面满脸担忧，「若知会害你受伤，我再念你也不会来。」

纤纤扯了手帕一擦，拿了干手帕给他擦擦脸上的雨水。

「我长话短说，你为何不回我信件？你这么久杳无音讯，可知我心急如焚。」

「你从未告诉我你是太子殿下。」

「我是谁有什么重要吗？」

「自然，你何必明知故问。」

「那我若不当这太子又如何？你便愿意与我通信了吗？」

「你休要胡言乱语。」

「纤纤，自打浣纱溪旁一见，我再难忘怀。不论我身份如何，此心都不会改变。你许久不寄回信，可知我在宫中日日夜夜都不得心安。我总是惦记你识破我身份后或失望，或伤心，或愤怒的样子，无时无刻不担心你从此再不理我。纤纤，你相信我，别舍我而去好吗。」

「人心难测，你今日如此说，难保明日不会变。你身居高位，未必世事皆能如你所愿。这世道对女子颇为严苛，若知我与太子私会，定会用言语将我生吞活剥，爹娘也会因此蒙羞，辱我门楣。」

「我能理解，今后我不会再来偷偷找你。不会再做有可能伤害到你之事，我只求，你别跟我断了联系可好？不论你是一月回一封还是半年回一封都好，我只想看看你的近况，知你还没忘了我。」

「好。」

他得了承诺，喜上眉梢，本是冷峻刚毅的脸，笑的像是莺飞草长的春日。

纤纤瞧这他的样子，心头也是一动。他头发打的湿透，睫毛上还挂着水珠。一张脸冷的发白，连着唇都没什么血色。但他的眸光却在昏暗中闪动，高挺的鼻，锐利的唇。平日里总是一副寡淡的样子，也只是在她面前笑的毫不设防，难得一副孩子样。

「你会上门来跟爹提亲吗？」

「自然，你等我便是。」

「所言当真？」

「我拿性命起誓，若不娶柳纤纤，便叫我天打雷劈。」

他以为她会捂住他的嘴，叫他不许说这样的话。没想到她却只含笑的望着他。

「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老天爷都看着的。」

「嗯，绝不会食言。」

打那以后，太子真的再没找过纤纤，两人以两三个月一封书信的频率联系着。但是一旦有两人到场之处，太子的眼神却始终焦灼在她一人身上。虽说两人同场的次数不多，但终究被人瞧出端倪。渐渐有流言四起，但奈何拿不出什么证据，两人也未有逾矩之举，并未被拿住把柄。所以流言也就一直没有翻起什么浪。

直到太子大婚，纤纤病重。柳家人才知她这一段暗生的情愫，柳夫人只骂她糊涂，柳大人也只气的说不出话来，却没法责备她。瞧着她日益消瘦的小脸，千般万般的话都只能梗在喉中，只怕说出来加重她的病情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